

论《神经漫游者》中的后人类及相关伦理问题

王振平, 权雨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457)

摘要: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以赛博空间为叙事背景,借由男主人公网络牛仔的身份联结后人类群体,充分展现了科技、人性与伦理的关系,其突显的后人类属性、伦理问题以及科技进步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矛盾令人深思。小说的警示意义在于,只有基于人性的思考才能被用来正确面对和妥善解决后人类带来的伦理问题。

关键词: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伦理;后人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2)04-0083-06

一、引言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1948—)是科幻文学界公认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创始人,其作品“以崭新的科幻小说面貌出现,呈现给读者一个灰色的网络世界,影响深远”(虞建华 2015: 557)。出版于1984年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是他的代表作,获得过英语科幻文学界三大主要奖项,即雨果奖(Hugo Award)、星云奖(Nebula Award)和菲利普·K.迪克奖(Philip K. Dick Award),是“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的主人公凯斯(Case)在现实世界和赛博空间的边缘游走,通过与不同身份的“特殊人类”之间的生死纠缠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可怕的后人类(post-human)画面。

国外学者对《神经漫游者》的研究呈现多元化。Sattar & Rafi(2015)和Islam(2021)基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女权主义,分析了人类与赛博格的关系以及赛博格的无性别身份;Nebioglu(2018)从德勒兹哲学的“块茎理论”分析赛博社会,认为该理论与赛博空间概念具有相似性;Mehnert(2021)从社会学角度思考赛博空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分析了新技术对未来社会结构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这部小说也有一定的研究。郭雯(2020)分析了赛博空间中主人公凯斯的虚实记忆、建构记忆和人工智能虚构记忆,认为赛博空间这一特殊伦理环境导致了凯斯特殊的伦理身份;王一平(2021)讨论了现代都市空间、虚拟赛博空间和近地太空殖民点三重空间的关系与意义,认为空间隐喻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科技批判意识。整体而言,当前学界对《神经漫游者》所涉及的后人类身份属性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

收稿日期:2022-07-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20BZW018)

作者简介:王振平,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翻译。邮箱:wzp@tust.edu.cn。权雨,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邮箱:quanyuu@163.com。

《神经漫游者》里人物众多,角色大多个性鲜明,不论是网络牛仔、人工智能傀儡、赛博格还是克隆人,虽然表面上的身份各不相同,但共有的高科技因素赋予了他们相同的社会身份。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科技的产物,是所谓的“后人类”。这些后人类带来的伦理困境表明,某些畸形发展的科技成果已经对人类生活和社会伦理构成威胁。在可以预测的将来,小说中的场景很可能成为社会现实,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后人类伦理问题的出现,不仅对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提出了要求,也对人类本身提出了要求,即不管科技如何发展、后人类的伦理关系如何建立,人的基本属性是永远也不能改变的。

二、后人类的伦理问题

后人类是超越人类状态的人或实体的存在,“后人类的出现改写了传统自由人本主义对人的定义,并使有关‘什么是人’的争论更加白热化”(信慧敏 2012:131)。由此诞生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主张去人形中心化(de-anthropocentrizing),“强调身体器官可以借由科技的结合延伸演化出各式各样的新物种。因此,身体由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本体’转变为具有灵活多变性的存在,人类由此进入了‘后人类’空间”(冉聃、蔡仲 2012:73)。克隆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创造的后人类几乎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外形、智力以及所有功能,但他们不是完全的自然人。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幻想的场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几乎变成现实,小说中四种不同类型的后人类都出现了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虽然问题各不相同,但究其原因,都是科技畸形发展和人性变态反应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牛仔的疯狂与愤怒

后人类的特征之一是以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人类有机体感官的身体体验,《神经漫游者》的男主人公凯斯便是其典型代表,他是一名网络牛仔,通过操控台连接脑部意识,进入赛博空间以获取信息。赛博空间为他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麻烦。因被雇主注射了神经破坏毒素,他无法进入网络,只好混迹于鱼龙混杂、充斥着暴力与毒品的千叶城。曾被寄予希望的地下诊所未能让他恢复以往的能力,加上钱财耗尽,他不得不做起了器官交易。他渐渐意识到,千叶城的生活“好像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验,无聊的实验设计者不断按着快进键,让它变得混乱而疯狂”(吉布森 2013:8)^①。这种求生艰难、求死不能的生存状态使凯斯逐渐疯狂。

让凯斯疯狂的另一个原因是琳达(Linda)。她是凯斯在千叶城遇见的一抹光,她孩子般的生气吸引着凯斯,但“只不过一个月,在凯斯充斥着毒品与高压的生活里,她那双曾经惊惧的眼睛便已变作了本能欲望的深潭”(10),她还偷了凯斯的存储器去卖钱。这时,人工智能“冬寂”(Wintermute)派来的阿米塔奇(Armitage)为了更好地利用凯斯,在他体内安装了用以控制他的毒素袋,还让他亲眼目睹了琳达的死亡。凯斯伦理道德底线的失守始于生存手段的丧失,在见识了千叶城的黑暗后,仅存的希望也随着琳达的死亡而落空,纵然此时的他已恢复游走于赛博空间的能力,但那曾经充满激情而又疯狂的心早已麻木。他不得不与阿米塔奇和女杀手莫利(Molly)一同,成为人工智能“冬寂”精心挑选的棋子,卷入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对抗另一个人工智能“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有别于传统文学中的英雄式男主人公,凯斯并不强大,不过是个利用赛博空间漏洞谋生的“网络盗贼”。这类网络牛仔鄙视肉身,认为身体是累赘,赛博空间才更加真实。但凯斯在经历了虚拟世界的生死体验后,日益感觉到肉身的重要。在传统伦理道德早已混乱不堪的后人类社会,鄙视身体谈不上什么大逆不道,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却让传统意义上人的自然属性受到了挑战。如果说年轻气盛的凯斯最初的追求是名利与地位,那么经历变故后,他终于发现自己所缺失和期望的竟然是须臾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的情感。在发现琳达死亡的真相后,他久违地有了愤怒的感觉。科技发展虽然满足了

^①下引该书仅标注页码。

人类改造世界的野心,却也可能使人类忘记初心,丧失最基本的伦理情感——亲情、友情和爱情。人工智能可以和凯斯谈论爱情,但身为人类的凯斯却不懂得爱,这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反讽,也是让凯斯愤怒的主要原因。

小说中的另一名网络牛仔“平线”(Flatline)是凯斯的师父,因有过三次脑电图成为“平线”的不凡经历而扬名赛博空间。他被宣告“死亡”后,其意识被复制成一个思想盒而继续“活”在人间,他的“存活”颠覆了人类的死亡伦理,心脏死亡、脑死亡都不是真正的死亡,因为他的思想还在。“人的形式是人的定义的前提”(聂珍钊 2015:13),作为一个盒子,他似乎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前提。他向凯斯等人提出的合作条件是,任务完成后把他彻底删除。显然,他对自己是否还具备人的属性产生了疑惑,越认为自己是人,越不想以这种身心分离的状态存活于世,死亡成了他唯一的渴望,只有彻底死亡才能证明自己是个人。后人类主义针对技术能否取代人类有两种观点,即“具身性”与“离身性”,主张身心可以分离的离身性观点认为,“身体是生命次要的附加物,生命最重要的载体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抽象的信息或者信息模式”(冉聃、蔡仲 2012:74)。但是,“平线”的例子证明了离身性观点的狭隘,即它注重抽象信息的做法过于片面,未考虑人类独有的身体和人性对于人的意义。

“平线”有着人类正常的语气,也会用笑来掩饰愤怒、心酸等情绪,虽然在凯斯听来这笑声显得十分诡异。他们二人虽是师徒,却更像伙伴;他们之间虽有感情,更多的却是利益。在人类社会,他们是互助的关系,互相侵害是违背人间伦理的;但在网络空间,他们是物质的关系,是同病相怜和互相利用的关系,利用和侵害对方都符合他们所处的后人类社会伦理环境。

(二)人工智能傀儡的虚无

帮助凯斯重返网络空间的阿米塔奇是人工智能“冬寂”利用一具残破的肉身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他具有人工智能控制的思维和人类的机体组织,游走于真实世界与虚拟现实之间。

阿米塔奇原名威利斯·科尔托(Willis Corto),是一名特种部队军官,也是“哭拳行动”的唯一幸存者。该行动是美国意图摧毁俄国赛博空间重要信息的一次行动,由于行动失败,除了科尔托,参与行动的人都永远留在了西伯利亚寒冷的上空。科尔托“失去了双眼、双腿和绝大部分下颌,只能听着尿管滴答”(97),仅剩的价值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提供证词来应对国会公审。他成了政客的傀儡,公审结束后便被抛弃,逐渐堕落。凯斯发现的档案显示,科尔托患有精神分裂症,通过一个网络治疗项目而痊愈。但精神分裂是真,治愈是假,他不是被治愈,而是被改造了。原本属于科尔托的一切伦理关系都随着阿米塔奇的出现消失殆尽。虽然科尔托变成了傀儡阿米塔奇,但他的记忆与思想俱在,只是被封存了,实际操控这具肉体的已不再是人类而是人工智能,这时的人已经成了科技的奴隶。

科技的掌控也并非绝对,阿米塔奇崩溃后,科尔托恢复了意识,道出了“哭拳行动”失败的真相:上级出卖了他们。从前的科尔托上校是政客阴谋里的一把刀,幸存的科尔托是国会利益集团的帮凶,改造成傀儡的阿米塔奇是科技的工具。或受蒙骗,或迫不得已,或无能为力,这些都不是科尔托的选择。“身体与意识的分离会带来自身完整性的破裂,造成人的概念的困惑”(刘晓华 2019:333),只有死亡才是他的选择,才是他应有的归宿,对死亡的渴求证明了他作为人的属性。只有摆脱了科技的束缚,他才能实现真正的死亡,才能真正得以解脱。

阿米塔奇到底是什么?他有喜怒哀乐,却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他只是冰冷的机器。“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身份的确认”(聂珍钊 2014:257)。阿米塔奇有情感、有思想,但他没有伦理关系,更谈不上伦理意识。他不具有人类的社会伦理关系,血缘和亲属关系不再成为确认伦理身份的唯一手段。可以说,他是一个科技怪物,人类伦理环境和科技伦理环境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却又都容不下他。人工智能“冬寂”让意识脱离肉体而存在,是有违人类发展规律的,对于阿米塔奇的评判不仅仅需要概念的定义和法律规范,也需要新的伦理规则的界定。

(三) 赛博格的强势

赛博格是“来自 cybernetic 和 organism 的拼合,是对混合了生命体与机械装置的人的一种称呼。赛博格是人机混合体,是机器对身体的入侵,也是身体向机器的敞开”(刘晓华 2019:307)。小说中的女赛博格杀手莫利体内装有芯片,手术植入的眼镜完全封住了眼眶,指甲下装有四厘米长的双刃刀片。她和凯斯一样,具有冒险精神,不惧失败,但比起凯斯面对爱情的怯懦,她更为洒脱。

莫利虽然外表强悍,却也活得无比艰难。作为职业杀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为了更换零件她只能去夜总会出卖肉体。科技发展没有使色情场所消亡,却为之增加了更有效的敛财手段。莫利一开始并不认为卖身是件难事,毕竟只要放入芯片切断神经,就不会有任何感觉,于身心无碍。但由于改造不彻底,“神经切断芯片和千叶城诊所植入的回路不兼容,工作时间的东西一点点漏进来”(176),因为这一漏洞,她被放在特殊需求市场,为了钱,她不得不选择隐忍。她在向凯斯讲述过往时,虽然脸上表现得漫不经心,但身体的潜意识反应道出了她内心的不平静,“手指深深扎进床垫……她颤抖起来”(177)。在冰冷与残酷的外表下,她的内心依然留有人性的柔软,人类道德的缺失也非她所愿,而是科技使然。

在赛博格世界,男性早已不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在各项危险任务中,莫利总是担当主事人,冲在最前方,凯斯则作为助手提供信息。莫利与凯斯之间既有友情也有爱情,他们是可以托付性命的队友,却无法成为携手一生的伴侣,在这个及时行乐的赛博矩阵中,传统的伦理观念已不再适用。莫利的强势有违传统的社会伦理,但在她看来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作为一个科技人,只有成为强者,才能摆脱曾经的噩梦,在人间立足。赛博格身份带来的“生命商业化”和“身体工具化”(刘晓华 2019:313)是后人类带给人类社会的一大问题。

(四) 克隆人的迷途

违背传统伦理的还有另一种后人类——克隆人。小说中泰西尔-埃西普尔家族(Tessier-Ashpools)(下称泰埃家族)的掌门人老埃西普尔(Old Ashpool)为了维持家族的辉煌,通过冷冻深眠技术已活到 200 多岁,并不断克隆出一代又一代家族成员。冷冻深眠和任意克隆都有违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更对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老埃西普尔等人拥有人类的躯体却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他们期望通过科技来延续生命和家族荣耀,但传统的伦理观无法为克隆人的伦理秩序提供道德上的支持。

克隆人三简(3 Jane)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真相后,不但对冷冻深眠深感厌倦,还埋下了向往自由的种子。目睹老埃西普尔勒死“母亲”玛丽(Marie)后,她改掉了冷冻系统程序,杀死了“父亲”,并决定放弃冷冻深眠,享受活着的乐趣,坦然面对死亡。三简的杀“父”行为是有违伦理的,但作为一名克隆人,她的出生,或更准确地说,她的被制造,本身就是违背人类社会伦理的。如果从根本上说,她就是有违社会伦理的存在,又如何要求她的行为符合社会伦理呢?如果她的行为不符合社会伦理,她又何以为人呢?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从自然属性上说,她具备了一个人该有的一切,可从社会属性上说,她又缺乏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社会关系。在人类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里,克隆人不但无法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也无法为自己找到安身之所。

故事的最后,科尔托长存于冰冷的外太空,“平线”实现了彻底死亡,“冬寂”与“神经漫游者”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不再受制造者玛丽的控制,打算前往未知的外太空寻找同类。莫利与凯斯在完成任务后各奔东西,故事以凯斯孤身奋斗开启,又以他的落寞离开结束。他们的结局,不论是死亡还是逃离,都不能用传统的伦理观去看待,后人类不仅给人类发展带来极大影响,还对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构成了巨大挑战。

三、科技、人性与伦理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都以传统道德标准评判好坏对错、建立伦理关系,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此前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似乎已经难以用来评判某些社会现象。后人类的出现

更加证明,人类在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时候,需要正视人性,坚守初心,遵从科学发展观,接受新的社会伦理。后人类因科技而产生,如果说科技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么它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隐患,后人类涉及的身份和人性问题更是给人类的属性和道德评判带来直接的伦理挑战。文学伦理学认为,人性的前提在于对人的判定,“人性是对人的属性趋善的描述。人性的内涵就是善、就是道德。或者说,人性是人的善的规定性,是人的善的集中体现”(聂珍钊 2015:16)。人性的趋善属性是解决后人类伦理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人性的思考才能被用来正确面对和妥善解决后人类带来的伦理问题。

(一)科技与伦理

科技是把双刃剑,如何正确利用科技是人类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小说为我们呈现了滥用科技的后果:危机重重的地球不再是人类生存的首选,人工智能可以“复制”地球;医药科技的发展使更多病患得到救治,但也加剧了器官交易。玛丽关于人工智能的畅想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类的态度——“与科技共生”,他们虽然乐观地看待科技的作用,却忽视了科技本身便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也忽视了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无论是作为网络牛仔的凯斯和“平线”、被改造的上校科尔托、赛博格莫利,还是延续百年的克隆人家族,都在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伦理问题,这些后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都与传统的伦理观相冲突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的伦理问题是科技时代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以凯斯和“平线”为代表的网络牛仔的行为突破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阿米塔奇是后人类奴役人类的典型代表;以莫利为代表的赛博格,其不伦不类的身体形态使人而不人;克隆人之间的关系有悖于由血缘和亲属关系确定的传统伦理关系。同时,后人类之间并非毫无交集,也存在着不同性质的伦理关系。凯斯与“平线”不同寻常的师徒关系、阿米塔奇与凯斯等人的雇佣关系、莫利与凯斯似情侣似战友的暧昧关系等,都反映出了传统伦理观无法触及和接受的问题。

(二)人性与伦理

后人类复杂错乱的身份与社会关系是科技伦理环境下的必然结果,但后人类终究属于人类,依然有人性。凯斯虽然对混乱不堪的社会麻木绝望,但对爱情仍有向往,会为阿米塔奇的死亡伤心叹息。阿米塔奇虽为傀儡,但科尔托并未真正消失,他记得被人工智能控制的日子,记得被背叛的日子,在生命的尽头,他卸下“面具”,在凯斯面前表现出了人性的脆弱。莫利作为赛博格强势、潇洒,但作为人类却软弱无力,她没有因自己赛博格的身份而肆意妄为,反而嫉恶如仇,活出了自我,既表现了人性的脆弱,也突显了人性的光辉。三简看透了家族荣耀背后的腐朽与衰败,拒绝成为反自然繁衍的工具。“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教诲的结果”(聂珍钊 2014:272),身为克隆人的三简渴望人的真情实感,而自然人老埃西普尔却抛弃人性去追求人的不朽。克隆人家族里的两个极端人物体现了人性的非自然性和两面性。

人性不会因科技的发展而泯灭,科技发展能改变人类的肉体、腐蚀人类的灵魂,却无法改变人的本性,因为“后人类的建构/观念并不要求他的主体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电子人”(海勒 2017:5)。后人类不管如何发展,如何先进,人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一旦失去了人性,也就失去了其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小说中的后人类社会弥漫着盲目追求身体改造、贪图赛博空间的畅快和争夺权势等风气,任由人性发展,忽视道德伦理建设,最终造成了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后人类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麻烦。

四、结语

在《神经漫游者》的几个后人类代表中,凯斯与“平线”在赛博空间实现了个人抱负,却受限于网络,陷入肉身与精神的拉扯;科尔托一生充满悲情色彩,最终走向崩溃与疯狂;赛博格莫利靠科技安身立命,虽为杀手却有人性;泰埃家族滥用科技,最终被科技的产物——克隆人三简所终结。人类的盲目与贪婪将科技发展带入歧路,不伦不类的后人类模糊了人类与科技的界限,造成了人性的沦丧和伦理

的混乱。后人类的伦理身份、后人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后人类与人类的伦理关系,都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吉布森曾说:“我并不关心计算机是如何运作的,我所关心的是人和计算机之间的联系,他们是如何改变人类的行为的。”(Marshall 2003)让作家担忧的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对人性的考验和对社会伦理关系的颠覆。科技的发展是无限的,而人性和伦理是有边界的,小说中各种后人类冒险故事背后表现的是后人类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伦理思考要走在技术进步的前面”(陈晋 2016:2),小说中出现的克隆、移植等技术已经或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成为现实,科技与人类之间逐渐消失的边界感、主客体交融等问题引人深思,这些都是作者对现实社会发出的警示。

参考文献:

- Islam, S. 2021. Augmented reality and life in the cyberspace in William Gibson's *Neuromancer*[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12(4): 30-34.
- Marshall, J. 2003. William Gibson's new novel asks, is the truth stranger than science fiction today?[EB/OL]. [2022-07-17]. <https://www.seattlepi.com/ae/books/article/William-Gibson-s-new-novel-asks-is-the-truth-1106809.php>.
- Mehnert, W. 2021. Deconstructing cyberpunk worlds—technodystopian imaginaries in the storyworld of Gibson's *Neuromancer* [C]// C. Ernst & J. Schröter (eds.). *(Re-)Imagining New Media: Techno-Imaginations around 2000 and the Case of "Piazza Virtuale" (1992)*. Wiesbaden: Springer VS, 63-87.
- Nebioğlu, R. Ç. 2018. The possibility of resistance within the rhizomatics of cyberspace: William Gibson's *Neuromancer*[J]. *[Inter]sections* (21): 50-67.
- Sattar, S. & A. S. Rafi. 2015. The cyborg entity in Gibson's *Neuromancer*: An idealistic "cyborg manifesto?"[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5(11): 959-969.
- 陈晋. 2016.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伦理困境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 郭雯. 2020. 一场身份诉求之旅:《神经漫游者》的赛博空间叙事与记忆建构[J]. *外国文学研究*(1): 149-158.
- 海勒. 2017.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 刘宇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吉布森. 2013. 神经漫游者[M]. Denove,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 刘晓华. 2019. 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聂珍钊. 2015. 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J]. *外国文学研究*(6): 10-19.
- 冉聃,蔡仲. 2012. 赛博与后人类主义[J]. *自然辩证法研究*(10): 72-76.
- 王一平. 2021. 《神经漫游者》的三重空间书写与批判[J]. *外国文学研究*(2): 128-139.
- 信慧敏. 2012. 《千万别丢下我》的后人类书写[J]. *当代外国文学*(4): 129-136.
- 虞建华. 2015. 美国文学大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Post-humans and the Relevant Ethical Problems in *Neuromancer*

WANG Zhenping, QUAN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Abstract: William Gibson's *Neuromancer* takes cyberspace as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to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human nature and ethic by connecting the post-human groups through a cyber cowboy. The questions, such as the attributes and the ethical issues of post-humans, and the developm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 beings, are thought-provoking. The warning the novel gives is that only thinking based on human nature can be used to correctly face and properly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s brought by post-humans.

Key words: 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ethic; post-humans